

The Reflection of Spirit

● 海莲 著

灵魂的倒影

该书以走近精神分裂边缘的女孩羽意的种种心理
痉挛与解脱为主线，展示了现代人异彩纷呈的情
感世界或契合或悖离的是是非非，召唤躁动的生
灵沉思，诊视当代婚恋纠葛中演变的曲曲折折。

● 文化艺术出版社

灵魂的倒影

海 莲 著

文化艺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灵魂的倒影/冀海莲著. - 北京:文化艺术出版社,
2000.5

ISBN 7-5039-2008-4

I. 灵… II. 冀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19700 号

灵魂的倒影

著 者 海 莲
责任编辑 张晓虎
版式设计 刘宝华
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
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万泉寺甲 1 号 100073
网 址 <http://whysbookyeah.net>
电子邮件 whyscbs@126.com
电 话 (010)63457556(发行部)
经 销 新华书店
印 刷 北京交通印务实业公司印刷
版 次 2001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
2001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开 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
印 张 8.75
字 数 200 千字
书 号 ISBN 7-5039-2008-4/I·872
定 价 16.80 元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。印装错误,随时调换。



作者简介

海莲 文学新生代中富有前卫审美意识的青年女作家，毕业于美术专业，曾进修于鲁迅文学院，现为河北作协会员，河北文学院聘任制作家。发表作品近百万字，其中长篇小说《巢恋》和《蝶缘》深受读者和专家的好评。

The Reflection
of Spirit

灵魂的倒影

○责任编辑
张晓虎

○封面设计
刘潜

○版式设计
刘宝华

引子

——主人公人生故事中一段似梦似幻的插曲

这是个寂寞的属于春天的长夜，羽意却睁着空洞的双眼望不见一丝光线，光怪陆离的幻觉堵塞在视野里。一室一厅的房间似乎被笼罩在秋天枯叶落地的氛围之中，那种荒凉如沙漠的感觉纠缠着几近枯萎的心梢。她的心梢上恍惚摇晃着一把匕首，雪亮雪亮地令灵魂的倒影也躲在秘处颤栗。

羽意顺着匕首的长度开始梳理模糊不清的记忆。记忆如风来去无踪无影，它只能储存在当事人的脑颅匣子里，像一个私人存折，旁人无法破译它的密码。

当匕首的弹力失去它存在的依托时，人的灵魂便可以主宰它的妄想。羽意企图用梦的速度斩断它制造恐惧的魔力，用意象的诗句发出咒语：让它在记忆的心梢上死去。很快，诈降的匕首躺下了，可她的心还是滴出了殷红的血，尽管此时的记忆更加模糊不清。

然后，羽意用哀怨无助的眼神浏览没有光泽的黑夜。夜是冷漠的，像一对刚离婚的冤家，心绪处于不安静的惯性状态。此刻，生父与养父的脸谱恶作剧似地轮番幻化成那个叫做“冷纹”的男人，令她惶惑惊恐，爱恨有加。她的脚伸进床榻之内，那夹在床缝里的床单挤出一丝苦笑。羽意的表情如粘贴着药

膏绷紧肌肉，内心难以排遣的惶惑将她束缚到精神近乎分裂的边缘。这时她听到一个叫做寂寞的声音在问：“羽意小姐，你幽长深远的梦呢？”

羽意的影子回答：“我的梦连同做梦的欲望都被一个男人偷跑了。”

寂寞问：“那个男人是你的丈夫吗？”

她的影子说：“他是个王八蛋、伪君子。”

寂寞冷酷地发出狂笑，那笑声激起羽意的愤怒。突然，她的乳房好像被谁摸了一把，一种冰凉感惊动了肌肤。

一个声音质问她：“你还在想着他？他已经死了，下了地狱。”

羽意撕开胸罩露出丰满的乳峰，怒吼道：“你这个混蛋，你也需要女人吗？”

“我要的是安谧。安谧，你懂吗？”

“我不是每夜都陪着你吗？”

“不，你的灵魂已经被他带到了墓地。”

“他是谁？他是谁？”羽意已经分不清爱与恨的对象了。

可她知道，摸她乳房的只有寂寞，与她对话的也只有寂寞。

这种时候，惟有寂寞是她孤独中聊以自慰的恋人。

这就是羽意的悲哀。她已经出现了精神障碍，却仍然相信自己不属于另类女子，相信自己的思维、情感、感觉、智慧、欲望、梦想与正常人别无二样。

羽意在长长的没有一点色彩的黑夜里，依靠梦的魅力幻想她的心上人从天而降，像影子一样从墙上走下来陪伴在自己左右。梦里的欲望是灵魂的倒影，总在黑夜里顽强地伸张人性的触须，闪着碰撞现实的奇光异彩寻找真情。

然而，他只能属于这个尘世现实关系中的白天，那个地方有人流、车辆、鲜花、现代音响。他可能跟他的母亲一样感情不专一？

羽意面对他遗留下来的乱纸、废书、脏衣服、烟头、垃圾胡思乱想，无意之中发现他丢失的一对脚印，这对脚印落在卫生间的水管下面。她纳闷了好久，探寻不出缘由。

于是，这个属于春天的长夜，没有春阳的照耀。除了寂寞与她作伴之外，还添了一对脚印。脚印忧郁得没有声音。

羽意开始脱衣服，脚印被她的思绪引到床前，默视着她的动作和肉体。它的表情让羽意想起他慑魂的眼神。他的眼神专注、热烈，有时像疯子发狂的那一瞬间，使她心甘情愿地接受那种莫名其妙的方式抚爱自己。

寂寞的心病很自然地又犯了，开始沿着羽意的脸颊往下抚摸，固有的本能驱使它一路高歌直线下降，停在哪里哪里便是一片潮湿。她习惯了它温柔的袭击，享受着梦幻般的待遇，这种待遇是超常规的，它没有时间和空间的局限。

一个手掌久久地停留在她的腿部，那个手掌长满刀片，小小的刀片插进肉里，凉凉的痛感弥漫于血液……

那对脚印说：“亲爱的，你快跑。”

羽意泪流满面：“我愿意忍受。”

一对脚印慌忙分开来，单只前往羽意的腿部，它企图保护被主人怜爱的花朵。

寂寞抽出鞭子打在脚印的头部，瞪着血红的眼睛喊道：“滚开，你和你的主人一样狼心狗肺，不是什么好东西。”

脚印说：“羽意，不要再与寂寞来往了，不要相信它的话。它会用自虐的迷药毁掉你的意志，误导你的前程。”

“我要与寂寞同居，只有寂寞才能帮我找回自己遗失的美

丽。告诉你的主人，我很他。”

“他不是你的仇人。忧郁的时候，你怎么不写诗呢？诗的韵律才是心灵自慰的灵丹妙药。”

“傻瓜，生理的自慰与诗的精神无关。”

寂寞露出得意的笑容，继续它的动作。

脚印目睹着羽意痛苦的表情，有一种深深的犯罪感钻心刺骨。它自责没有留住主人的脚和鞋，没有跟踪他滴血的心迹。

寂寞放肆地吮吸着羽意丰润的身体，洋洋自得地伸张贪婪的欲望。

脚印的泪水滴到羽意的发梢上。她抬起头来，仿佛望见一张英俊的面容，突然惊喜地叫道：“冷纹，快救我！快救我！”

脚印嚎淘大哭，它终于被泪水溶解了。

脚印是遗留在记忆深处的思念吗？



第一章

1

冷纹的名字让人容易想起冬天，冬天的季节总与冷的刺激有关。羽意就是被他的名字吸引住的，那年她 22 岁。

22 岁的年龄是花朵，绽放出柔嫩的芬芳。这个年龄的女孩喜欢幻想，喜欢追逐浪漫之梦。好多女人都羡慕这个年龄如花似月。

羽意那年刚大学毕业，有幸寻找到云间市一家合资企业就职。这个公司的环境不错，伺弄得像一个大花园。不仅有鲜花、绿草，还有小桥流水，亭榭楼阁。她最喜欢楼前的葫芦廊，那些大小不一的葫芦垂挂在绿藤下，灵巧而美丽。

秋季的黄昏，羽意走到葫芦架下，仰头欣赏那些好看的葫芦，觉得是自己最大的乐趣。某日，羽意随心所欲，偷摘了两个放入包中。正在她得意的时候，身后响起了脚步声。一位很有风

度的男士走过来，眼睛露出谜语一样的光芒。

羽意说：“你是哪里来的？”

那位男士佯作傲慢地回答：“我是哪里来的与你有关吗？”

“当然有，这是我就职的公司。我一看你就是个不速之客。”

“小丫头，你这种盛气凌人的样子吓不倒我。瞧你的葫芦都露出来了。这葫芦现在是不能摘的。”

“你管得着吗？”

“看你还挺有个性，我们聊聊天好吗？”

羽意怀抱着拎包，瞅瞅偶尔路过的并不面熟的行人，心想没什么可怕的。于是，两人同时坐在葫芦藤缠绕的亭子旁边。

羽意口气生硬地问：“你是哪个单位的？”

他说：“我是省报的记者，叫冷纹。我是来采访你们洛总的。”

冷纹说着从他的背包里取出证件，还有他发表过的一些文章。

羽意望着他的证件和文章，淡淡地说：“我对记者不敢恭维。”

“我这个行当不需要恭维。能告诉我你的芳名吗？”

“我叫羽意，在办公室当文秘。”

“真是太好了，你的名字别有意蕴，真是个好名字。羽意小姐，看来我们是非打交道不可了。”

“冷纹先生，请你不要叫我小姐，怪那个的。”

“你真是个怪女孩，现在不都是这么称呼吗？”

羽意低头翻看冷纹采写的文章，看着看着就被他的文章吸引住了。他思路敏捷，文笔流畅，犹如一位诗人学者，具有渊博的才华和超人的智慧。

羽意说：“你的文笔挺不错，够资格采访我们洛总的。”

“羽意，我希望你能协助我的采访工作。”

“有这个必要吗？”

“因为你在办公室工作，对本公司的情况一定了如指掌，所以很有必要。”

羽意把头发一甩，正好甩在冷纹的脸上。她说：“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”

羽意打开包，发现一个葫芦已经扁了，心里很是气恼。她没好气地对他说：“都是你来捣乱，不然我的葫芦肯定是圆的。”

冷纹的眼神立即被涂上了异样的感觉，瞳孔之中散发出冬天窗玻璃冻结的那种白光引发的讶异。

羽意突然站起来气急败坏地说：“你的眼神与你的名字一样冷酷无情。”

她返回宿舍的时候，灯光已经怪戾地裸露在房间。她居住的房间像白天一样拒绝黑暗。

第二天上班的早晨，洛总对羽意说：“省报的记者冷纹先生要采访我，你想认识一下吗？”

“洛总，这种场合还是两个人自由交谈的好。有我在这里呆着，氛围就会变味的。”

洛总盯着她看了好一会儿，就说：“那好吧，你先出去，有事再招呼你吧。”

羽意刚迈出门口，冷纹就微笑着走了进来，他意味深长地望着她一眼。羽意的心在这个瞬间仿佛掉进了冰窟窿里，彻底地冷。

冷纹的眼神影响了她这一天的工作。

2

对于花季年龄的女孩来说,住单身宿舍是寂寞乏味的,更何况她所在的公司离市中心还有 20 公里。当别人下班陆续回到家中之时,羽意与同宿舍的女孩婉珠就到葡萄园去散步。婉珠小羽意一岁,性格活泼,长相俊秀。

婉珠告诉羽意,她正在恋爱,男朋友是陶瓷厂的设计员。她说话的神态自然地流露出一种满足与得意。

羽意只是微笑地看着她,心想 21 岁的恋爱情节能有多深呢?这时候的羽意对男人不感兴趣。

羽意的业余爱好是练习书法,每天晚上八点,她准时来到办公室里挥动笔墨,让流溢着墨香的字体与灯光的妩媚结合起来,只有这时寂寞的空间才充盈着青春的神韵。

婉珠总是在她写得入神的时候来打扰她,羽意无奈地说:“你怎么不在宿舍看看书呢?”

婉珠歪着头调皮地说:“羽意,你这么刻苦是想当书法家吗?告诉你,当个什么家也没有找个男人重要。女人嘛,最大的幸福就是有个好老公。时间流逝得太快了,心理年龄是不能完全代替生理年龄的。如果不抓紧享受人生,不就白白来到世上一趟吗?”

羽意用陌生的目光瞅着她:“你小小年纪能懂得男人多少呢?男人这个词儿太深奥了,我们现在还不到研究他们的时候。”

婉珠的手指落在羽意的鼻尖上:“你错了,我们的年龄正是开花的季节。你瞧那些蜜蜂都知道往鲜花上落,它们为何不往枯叶上落呢?等你过了这个年龄,男人还敢爱你吗?”

羽意不耐烦地说:“好了,顺其自然吧。来,帮我把这些宣

纸搬到里屋去。”

这时，冷纹走了进来，他说：“羽意小姐，我能欣赏你的大作吗？”

羽意抬起头来，疑惑地看着他。心想算我倒楣，今夜的时光又要浪费掉了。她皱紧眉头轻声说：“冷纹先生，你有这个雅兴吗？”

“那当然喽，我这几天经常看见你的灯光亮着。洛总告诉我，你的书法不错。”

羽意拿出几天前写的几幅字，冷纹展开铺在桌上，忍不住喝彩，叫道：“哇，真棒！我没想到你有这么高的水平。”

羽意不满地说：“你老是在门缝里瞧人吧？”

“绝对没有。我的意思是你的书法与你的年龄不太对称。”

冷纹坐在羽意的对面，目不转睛地看着她。洁白的墙壁上，映着他单色的影子。

羽意的影子重叠在无形的落寞情绪之中，她的影子时常是悲哀的。

婉珠热情地给冷纹倒了杯水，问道：“你是洛总的朋友吗？”

“也可以说是吧。我是来采访他的。”

“你是大记者？”

“把那个‘大’字去掉。”

“我最崇拜记者了，他们是我心目中的偶像。我与羽意同住一个宿舍，201 房间。欢迎你光顾。”

“婉珠，我拒绝他去我们的宿舍。”

冷纹的表情有些不自然，他从衣兜里摸出烟盒和打火机，又熟练地把烟放在嘴上，可打火机响了两下并未着火。羽意悄悄望他一眼便想笑，但终是克制住了。

婉珠急忙说：“别急，我回宿舍拿火柴。”

冷纹放低声音对羽意说：“你不要这样冷漠，好吗？相识就是缘分，太冷的女孩容易感冒的。”

羽意看见他的眼神罩着一层雨后的凉爽，那种凉爽是宁静的。相视片刻之后，她从抽屉内找出一盒火柴，递到他的面前。

冷纹受宠若惊：“谢谢！”

羽意偷看冷纹活动的嘴唇，再瞧他的手指像浸在清澈的水域之中，透明的肉色参差不齐。而那柔嫩的眼神仿佛要掠夺办公桌上的墨迹，瞳仁变得贪婪又好奇，童贞又老沉。

在冷纹重新往嘴里放烟的时候，一只夜鸟停栖在窗外的树枝上，似乎也在冷静地观看他的动作。他的手指顺着灯光的方向变化着，那支烟的躯体被火星一点点地缩小。

夜晚的深度与人的思维在夜鸟凝视的瞬间分割开来，黄金时间的房子没有罪恶。

冷纹忽然说：“羽意，你冷漠的外表下其实藏着一颗善良的心。人与人的区别不在乎外表而在乎灵魂。感觉告诉我，你是一位挺好的女孩。”

“你以为两句好听的话，就能哄住我，折断我的思路吗？告诉你吧，我青春日历的每一页，只能是悄然无声地翻开，再悄然无声地合拢，不是由别人掀动的。”

“你的话与你的表情一样抽象。羽意，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这样。”

“没事的话，请你离开这里。我对男人很少有兴趣。”

3

冷纹走出羽意的办公室，心想她是个心理受过严重创伤

的女孩，不然不会这么冷的。他想起婉珠说的201房间，便拐弯抹角地朝它走去。他敲响了这个房间的门。

婉珠伸出一张粉脸来，露出洁白的牙齿，笑嘻嘻地说：“呀！大记者光临寒舍，快进来吧。瞧这事，我的火柴还没找着，让你久等了，真抱歉。”

冷纹并未介意，似乎早忘了婉珠是回宿舍取火柴的，走进门使用一种复杂的眼神观察这个房间。这是个充满女孩温馨气息的宿舍，布置得井然有序。他闻到一种清淡的香水味，对面的白墙上挂着羽意冷漠的微笑。

冷纹惊叹她的美丽，那种美不是一般化的好看。她的眼神、眉毛、嘴唇之间隐藏着说不出的魅力。羽意的冷落阻挡不了冷纹的认识兴趣。他承认，吸引自己最主要的成分还是她独特的个性。这是个不同寻常的女孩。

婉珠笑了：“你坐呀，愣在那儿干吗？”

“这个房间就你们俩？”

“怎么，还嫌少吗？”

“我不是这个意思。请问你的芳名？”

“我叫婉珠，明珠的珠。”

“我叫冷纹，冰冷的冷。”

“你的名字怪吓人的，怎么起了这么个名字？”

“我挺喜欢这个名字的。据我爸说，我出世时，他查字典给我起了这个名字。他说寓意深远哪。”

婉珠甜甜地一笑：“你的名字容易让人记得住。”

冷纹坐在羽意的单人床上，心就莫名其妙地感到温暖。他不大清楚自己怎么就生出这种感觉，便顺手拿起她枕边的书。这是一些外文资料，上面还用红笔勾画着水纹线。

婉珠说：“羽意这人挺有才的，人也不错，就是不善于

交际。”

冷纹对她的话很感兴趣，就笑着说：“你更容易让人接近些。”

“是啊，人们都这么说，我的男朋友特别欣赏我的这种随和性格。人与人总有不同之处嘛。”

冷纹终于忍不住了，问道：“羽意为啥对我那样冷呢？我只是想欣赏一下她的书法而已。”

“她对所有的男人都不热情，这可能和她的生世有些关系吧。”

冷纹顺藤摸瓜，说：“婉珠小姐真是直爽，这种性格怎不叫男人动心呢？真羡慕你的男朋友。”

婉珠听他这么一说，话匣子像流水一样打开了。她激动地说：“冷先生一定想听羽意的故事？”

“真让你猜着了，我喜欢听故事。”

婉珠看见冷纹的眼内闪出柔和的光亮，那双眼睛含情有神。她被他的那种光征服了。婉珠是个喜欢交朋友的女孩，特别是异性朋友。

“我听羽意说，她恨她的父亲。那时，羽意的母亲在一家企业当话务员。她的母亲确实很漂亮，我见过照片。一位男子闯入了她的心怀，她每天都能听到他的声音。他长得魁武，面容英俊，是北方人。两人是从电话中相识恋爱的，很快双方都坠入情网。偷吃了禁果之后，羽意的母亲才得知那个男人有家室，老婆孩子在农村。羽意的母亲哭得死去活来，责怪他隐瞒了实情。可那个男人说他要与农村的老婆离婚。一来二去，羽意母亲的肚子越来越大，羽意在她母亲肚里六个月的时候，那个男人的老婆从农村跑来求她，让她不要与她的男人来往了。羽意的母亲很善良，就带着肚子里的孩子离开了那家企